

平實書箋

平實居士 著

平實書箋

——答 二元覽居士書——

蕭平實 著

平實書箋：荅元覽居士書／蕭平實 著

——初版，——臺北市：佛教正覺同修會，民87
面； 公分

ISBN 957-97317-3-X (平裝)

1. 禪宗

226.65

87014009

平實書箋

——荅元覽居士書

著者：平實居士

校對：張正圓居士等四人

印贈者：佛教正覺同修會

103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277號九樓

(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)

電話：〇一一25957295 25956092

傳真：〇一一25954493

郵政劃撥帳號：19072343

函索處：佛教正覺同修會

111 台北郵政信箱73-80號

* 回郵請詳贈閱書籍目錄 *

親自索取：本會各共修處

* 地址及共修時間，詳見書中共修現況表

初版四刷：公元二〇〇二年十月 五千冊

* 為免本書遭篡改改扭曲原旨，故主張著作權與版權，不許翻印。本書對中國大陸地區開放著作權及版權，大陸各佛教團體與書局，得自行翻印或以簡體字另行打字印製，但不許增刪內容，違者必究（印成後請寄五冊與本會建檔）。

郭 序

大乘佛子修學佛法，其共同目標不外藉六度之修持而階實相，依見道所得見地，步步邁向佛地。在學佛過程中，必須以佛、法、僧（在家及出家真善知識）爲依歸。「法」謂佛語，乃吾等佛子所應絕對信受，不許作誹謗，尤其佛滅後，更應以「法」爲首要依歸。

然象末時代真善知識難覓，凡夫衆生不具擇法眼故，全賴往世所植福德因緣始得遇見親近。衆生多屬中下根性，普需善知識指引鞭策，方能勉強步入正途。

本書著者乃宗、教兩門具通之善知識，不唯悟證透徹，且於佛說經典亦能融會貫通，說法無礙，際此末法，誠爲難可值遇之善知識。著者以所悟所證毫無保留（佛法宗門密意例外）形諸筆墨，並開班教導學生。多有佛子始從入門之定慧俱缺，歷經二年半精進修持鍛鍊，使得開悟明心、眼見佛性，著者復對悟後起修指示明確次第與內容；又恐已悟者悟境不夠深利，另行傳授差別智，使悟者對真

如佛性之性、相、體、用，更能深入體會，發起擇法眼；是慈悲睿智的菩薩。

唯仍有少數福德因緣不具足又慢性深重之衆生，不知珍惜，竟以博學多聞而生起高慢心，將經文及著者之論述斷章取義，用以誹謗經典及著者之論述。著者不但無瞋無怨，且悲心大發，分析正理，取證經藏，予以圓滿答覆，只緣憐憫衆生，恐彼謗法下墮惡趣而不自知。

此書問世在即，願 世尊慈悲加持，使彼誤入歧途諸衆生等，能回心轉意，佛前懺悔，及早精進修學著者所倡無相念佛、禪淨雙修大乘宗門正法。則開悟見性之後免墮惡道，或有機會進一步往生淨土脫離三界輪迴，速得無生法忍，返入娑婆廣度衆生，續佛慧命，是所至禱！

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理事長 **郭超星**

惟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廿日（農曆七月卅日）

地藏王菩薩聖誕吉日恭序於麗水共修處

許 序

余師於不惑之年，棄捨俗業，專心學佛，一意參禪；破參後深入經藏，並修禪定又復弘法，實乃專業之弘法修行者。雖然在家，而修持生活則嚴守淨戒、克勤克儉、謙和待人，舉止溫文謙恭；一切自給自足，不受供養卻樂於財施及法施。

余師在正覺同修會內是「導師兼工友」，一切粗細工作少有未參與者，包括刷油漆、鋪地毯、安裝音響、雨後積水之排除等；身先弟子，以身作則，默默奉獻而無私、無我；為護法弘法而無厭、無悔，渾然忘我，樂此不疲。又對晚輩極力扶持，於彼拔擢為基礎班教師之弟子，悉皆親呼為「老師」，對同修會之弟子均稱「師兄、師姐」，視弟子如同儕，不以「老師」、「導師」自居。又余師頂門有眼，定慧等持，深具信解行證，於大乘甚深了義法，有精闢之見地，言人不能言，說人所不敢說，不人云亦云。若自有過，悉於著作中公開承認，不覆

藏，不護短，一切坦然公開；於法義傳授，從不藏私。可謂悲勇兼出，慈智雙運，無私無慢。

導師於佛陀言行及其教化，虔信奉行。對於宗門正法之修持及教門之弘傳，無不全力以赴，不容弟子對佛世尊及其教化有所干犯；對於教內曲解第一義妙義者、未悟言悟而爲人印證者、不知己之錯悟而爲文成書廣泛流通、誤導探求第一義之諸多佛子者，不論僧俗、顯密、古今、中外，必擎金剛杵、文殊劍，摧邪顯正，義無反顧地辨白諫正。其法義辨正，概不牽涉個人隱私及身口意行，一切依法不依人。其爲文著書，必以大藏經爲依循，據以檢點錯悟諸方，及捍衛世尊聖言量與宗門正法；然亦因此成就「罵名」在外，若非「恨鐵不成鋼」，若非假名善知識充斥顯密教界誤導佛子，在「不忍衆生苦，不忍聖教衰」之大悲願驅使下，誰願扮黑臉，得罪諸方。若今佛門多有真見道之善知識領衆修行弘法，既不以盲引盲，不曲解、誤解佛陀教典，余師何須如此辛苦強轟中流？一切無非時節

因緣，不得不爾；深望有心於行門修證之佛子多所瞭解、護持與修學。

末學有一出家道友，將余師所著「念佛三昧修學次第」及「無相念佛」等書，攜往埔里某寺結緣，某比丘甫閱書名即厲聲曰：「哼！念佛三昧、無相念佛是古人境界，今人怎麼可能？」置之書架，憤然離去；這是什麼心行？是崇古貶今，尊他抑己？抑或慢心作祟，不服今人？或者因他錯知謬見教導所誤？今人豈非古人再來乎？出家披剃時尚敢發願成佛作祖，何以甫見「念佛三昧、無相念佛」之修學行門即推予古人而妄自菲薄耶？可憐無上大法送至眼前，竟不願稍起耐心、喜心，嘗試瞭解；古人之所能，以今人之聰慧，云何不能？余師及其眾多弟子若未親自證驗此等行門，云何能將修學次第及過程中之細節敘述分明？古人若行得，今人亦行得，何須貶抑同是古人之自己？

余師今以有人爲文相難，以此因緣復成《平實書箋》一書，能益大乘見道佛子，亦能增益已發大心而無慢之未悟佛子，誠恐陳義稍高，識之者少爾。唯願我

諸佛子不厭其煩，閱之再三；若有不解，當求證悟，便得解之；莫自輕自棄，頓捨悟入無上大法之契證機緣，是所至祈！因之爲序。

佛子**許大至** 謹識

西元一九九八年八月於懿蓮念佛會

張序

恩師 平實先生囑余爲其「答元覽先生書——平實書箋」作序，內心誠惶誠恐；一則余也定慧淺薄，二則佛性浩瀚深細，豈是短短八、九年行持所能一窺究竟；若非護持恩師大慈大悲之深誓願力，豈敢具文貽笑大方。

恩師長年戮力弘揚宗門正法，乃至不惜得罪諸方前輩，以無比之勇氣與智慧，藉其證量摧邪顯正，言人所不能言，示人所不能示。鑑於當代佛門行者及佛學研究者對真實如來藏之錯誤認知，甚至否定如來藏而對衆生作錯誤引導，影響今世後世佛法至鉅，恩師竟以螳臂而擋邪見橫流之大車，勇往直前，義無反顧。乃至少數弟子忘恩負義，非毀恩師所弘宗門正法，一再打擊，皆無法動搖其度衆護法之決心，若非菩薩再來，誰能承擔如此百般挫折？

觀元覽先生來函，密密麻麻，洋洋灑灑九大張，其中知見之一知半解，語句之粗鄙不敬，教理之不如實知，在在顯示其內心之矛盾與空虛。由於對真如佛性

無能真實體驗觸證，不起功德受用，乃以一己之偏見，斷章取義，指鹿爲馬，擬激怒恩師，以報自己無法眼見佛性之怨。

豈料恩師所舉鐵「證」如山，於其所質，逐條逐項一一剖析，次第之分明，義理之了然，有智者識之。因緣如此，亦是美事一樁！不僅回覆元覽先生所提諸多質疑，亦詳敘道之次第與見地；對於淆訛微細之處，更多精闢法義之陳述，利益現在未來精進佛子。

願以此短文，發願生生世世護持恩師弘揚宗門正法；並祈願一切正信佛子，普皆敬信佛語，老實修行，遠離教相名相，當以無比恭敬虔誠之心，志求無上道之觸證，迴向利益有緣衆生。

阿彌陀佛！

菩薩戒子 張果園 敬序

西元一九九八年八月序於佛教正覺講堂

蕭善薩平實先生暨海會上善高足眾知攝台鑒：

日前有幸獲窺先生所述《正法眼藏》一帙，欣見傳宗化有鴻博，破邪豈之雄武。雖天魔亂正，狼若機弩，而善薩扶傾，亦緩急如流。是正邪相持，勝負猶自難言。法滅懸記，遠近金口莫宜。是後世無依佛子，所不必悵怛懊恨，且知其猶自有可圖勸者也。

月溪法師其人也，唯以「一念」起始，絕對等語遍印內教、外典，邪解聖言，目空前賢，且既拋戒儀（留髮蓄鬚），豈獨護口業？故後學不忍其言也久矣。仰先生三金針，足快慰乎平生。

唯某亦聞世尊杜口，十回邊見剗然霜消，滿養一喝，五教方便皆此解釋。破邪之妙，其在茲乎？如其隨形蹶迹，扣微梳細，發揮過甚，竊恐未充夫燿燿之愛也！某素勸三學，故於先生書中之所引陳，畧有不解，不然而之震，茲以白文，按原書頁數逐項分呈。乃至不避泥塗之禍，刺及聖教契經，以見所疑有故，非徒欲譏誹護法開士也。

頁八 錄重雲《末法僧徒之哀相》一文。其中稱嚴應是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而非《大佛頂首楞嚴》，不當有此悞會。

頁巧 《大乘方廣總持經》：「此法為善薩說，此法為聲聞說，作是說者亦名謗法。」但是頁何《涅槃經》云：「善男子，我為未來諸善薩等學大乘者說如是偈，不為聲聞弟子說也。」豈非在尊自語相違？又頁何《文勉大家》人超越聲聞戒，依止善薩戒，算不算違背佛教？

頁六 《寶授經》加強，指八在闍闍而不來便墮地獄」云云。後學詳

玩該章，經文似寓此意，却決未明示徒等卒死緣的因緣。世尊不許聖弟子妄說因緣，更何況僅是私心揣度的依之解義。

頁162 辨明真如與佛性不同。但是《涅槃》云：「我者即是如來藏義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。」《大乘止觀》：「此心即是自性清淨心，又名真如，亦名佛性。」《佛性論》：「佛性者，即是人法二空可顯真如。」《原人論》：「一乘顯性教者，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；亦名佛性，亦名如來藏。」《壇經》：「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依自心中頓見真如在性。」《菜此羅可解作「真如」之「性」，但是南宗對這些持彙一句界定模糊，若作「本有佛性」會，應該並不韋強。《證道歌》：「世明實性（即阿交耶）即佛性」《虛雲年譜》

（此段省略，詳見28頁）

有類似說法，不過先生對該文有意見，便不具錄了。如胡真直說也並非意圖推翻先生的說法，只是想突顯這個命題尚有討論的空間，不少一味自是非也。

頁163 至166 謂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是許多經典都這麼講。看來

先生只是根據聖言量，而非自身證量所得了。那不好看看部份（或少）經論是怎麼講的。《涅槃經》：「然我實非一闍提也，一闍提者云何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復有比丘說佛性藏甚深經典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；除一闍提即使北本《涅槃》在十卷之後別有疏通，却也

難脫世尊於不如實語，或人之將死，其言也「亂」的論定。再來菩薩窺基大師秉承護法、戒賢一脈的不共深意，高唱有一分眾生畢竟無性，眾所皆知。又如《瑜伽論》：「若於通達真如所緣緣中有畢竟障種子者，建立為不能涅槃法種性補特伽羅。」若無種性，補特伽羅，雖有一切一切種，皆知決定不證菩提。《大莊嚴經論》：「無般涅槃法者是無性位，此界有二種……二者，畢竟無般涅槃法。《顯揚論》：「有不般涅槃種姓有情。《優婆塞戒經》：「一切眾生無菩提性……若有性者，則不應修善業因緣。」若有說言定有性者，是名外道。」譬如眾生先無菩提，後乃可有性，亦如是。」大珠慧海道：「作佛用是佛性，作賊用是賊性，作眾生用是眾生性。」先生的說法固然沒錯，但忽略了始有佛性論與一分無性論的存在，以此破敵便有所不足了。

頁117

引《涅槃》

謂佛性以肉眼得見。果真如此，那見性者眼目

時，或眼根壞時，或在意生中陰相續時，是否便不得見？若尚可得見，則經說便有誤。若實不得見，則行者本該覺受日見深廣，却因歲月催人，兩目昏瞶，反而愈不如昔，不是前功盡棄了。若謂是淨色根見，則與經說相違——肉眼當然是指扶塵加淨色的麤細和合根了，並且同經曾說：「（佛性）非陰界入之所攝持，是故名常。」又頁如引《寶積經》之也提到：「舍利子，是菩提性非眼識所識。」在如頁先生更強調「佛性非天眼所能看見」難道天道中的菩薩都無由見性？頁如又勸見性者修天眼通，豈不有礙於見性的覺受？《辨法法性論》云：「由六相悟入法

性為無上，謂相與依處，扶擇及觸証。觸為得正見，故以真見道現前得真如，可以親領受。觸法，界則約身處，廣即通六入。若謂法性非同佛性，我也無如之何了！

前引「涅槃經」文又說：「如彼非想非非想天，亦非二乘所能得知。麟覺且置，聲聞果通三界，不揀有頂，阿毘達磨分明現在，有頂聖即不知有頂，未免太玄！假使說二乘有可知障，那也是該說三界及界外，何以單說有頂？」

頁177 華（彌伽彌）先生將最後身菩薩與獨覺最為一類，却未云末處。（俱舍）云：「一於入正知，二、三乘位，次，回於一切位及明恆無知。」

前三種入胎捐輪王，二佛則明言佛（即最後身菩薩）與獨覺有別。再說悉達多小朋友，甫入胎即自行七步，這還算不得正知，然胎，總不成是被鬼附身了！

頁179 引（楞嚴）與（圓覺）：標舉理事二障頓漸不同，這兩段經之若合而觀之，似乎意味著即身成佛的可能。因為「理則頓悟」，便不假次第，也不限時劫了，而「事非頓除」的事却只是「墮諸生死的四住煩惱」，可以被眾生凡夫於「相續中所淨除的。假使沒錯，稱釋迦、慈氏二佛之間無佛出世，便說不過去了，而先生却力主其說？況且此說違背真言教法甚明（禪宗的佛可以用理即，名字即的看法會通，却恐怕不適用於密宗）；先生方且月溪誇佛淨法，自己却也不慎觸機，寧非五十笑百！

先生勸勉明心見性之士，修除煩惱，入第四禪，加修二明，

以求「生生世世永不退失」。按：不退有信、位、証、行之別，不知先生是要

維持什麼，使不退失？之稱，若未明心見性，又無二種智明，便難免隔

陰之迷，豈非愚謂只「要明心見性」或得證二通，就得免胎昧。如果只

一時治病，倒不便苛責，否則請受賀難！其一，明心見性者得免胎昧，

有何根據？菩薩於十行位之第五無痴亂位得免胎昧正知，難道果位底

此者一定見性？其二，修二通能免胎昧就更難了，177頁經引「瑜伽」

之文，難道聲、緣、聖人前生絕不具這兩通？（俱舍）也說：「未曾由加行，

曾修羅染得」五通在來生雖有聲勢，仍待斷惑為增上緣，宿位智明尚

且自身難保，行者焉得免於隔陰之迷。其三，若以為明心見性配合

二通，三合一隨身包治能免除胎昧，却不知是聖教、天授、師傳，或是

經驗談？先生說過，乃至九地菩薩有未見性者，未見性都能混到第

三大阿僧祇劫，如果見性確實不能避免胎昧，那提早見性有何利益？

如果勤苦見性只是作為免除胎昧的一支前方便，乾脆往生淨土，不

是省事得多。此外，藏密大手印行者在領受明體後，一切斷惑修通

不依方便，而由大印証量來引生，頗符「証道歌」三「但得本，莫愁末，如淨

瑠璃含寶月」的意恩，難道先生等所見的「性」不足以語此，而須別作靜

慮加行來修通智？再者，修習五通，依四種根本禪皆可，先生何以獨

取第四？

頁184

習氣如果不除，禪定就永遠不現，前想沙是先生口誤或

筆錄大真。內外道業生成就回禪八定者，豈有皆除習氣之理。少是無心之誤，可為再版改正的參考。

頁205 「聲聞種性菩薩修到九地仍未眼見佛性」云云，在19頁有「明心見性乃是見道」一句，然則攝屬修道位的地上菩薩却有尚未見道的可能，難不成見道、修道可以顛倒著玩？

頁218 以月溪未能預知時至及延促壽算，斥其狂妄。先生舉此二端以月旦行人果德，後學極不以為然。先生豈不聞大採菽與蓮花色的故事。更何況有的無學聖人因離羣索居，滅時比死實野幻還未得寒酸浪頌，有經行時仆地而歿的，有中風而手足不隨的，甚至有精神衰耗而昏瞶誓言的（此是根據一位已故的秦籍阿羅漢所述，非後學胡謔）。若沒有通力或捷疾智，怕是不易認出這些天人師的。

頁226 「聲聞緣覺沒有明心見性，所以不得無生智」；但是了生非還得要加學與聲聞，緣覺共道的盡智（按《俱舍》云：「不動盡智後，少起無生智」智既聖四諦，知，我已知等，不應更知等，如次盡，無生，無學鈍利根，是成九（際無生智）成十（十智具足））我想先生想說的大概是一切智和道種智吧？也許說有未處，只是後學譾陋不知！

頁229 對月溪阿黎耶舍藏真如的批評，後學有兩點意見：一、該句上下之或並不知，僅以該句而言，先生之訛嫌奇酷些，破乎刻意扭曲。所謂「含藏」，口語中不盡然有「封涵」之義，如說「包含」，本是「包被」義，但通常被解作具備，或有交集。二、大業止觀云：「即此真心而為無明蔽藏」